

家乡的迎灯节

洪桂珠

家乡的迎灯节，通常在每年的正月十五左右举行，具体说不定是哪天，从初八往后，只要是天气晴好的晚上，召集人就会通知村民们做好迎灯准备。

这一年一度的迎灯节可不是走形式，对大人来说是十分隆重的，对小孩子来说是无比激动的。孩子们到齐了，每人分得一把碧绿的长竹筒，竹筒沉沉的，里面装满了煤油，只等时候一到，引燃它了！

夕阳往梯山后滑下去，天上铺着半天金辉，就在这金辉中，锣鼓敲起来了，火把点起来了，明快的唢呐吹起来了，花鼓有板有眼地敲起来了，擎纛旗的长者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在了队伍最前面，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上路了，队伍约莫一公里，100多根火把像一条龙承接着全村人对新一年的期望在山路上传递前进，全村共设30处迎灯点，始于华美大宗祠终于水尾大埕。

夜色趁着热闹覆盖了村庄，月儿悄悄地挂上了虎脚山头，黄澄澄的，清亮的月光与暖暖的火光一起映在我的额头上，我就在这温暖的火光中，一步步走进这场奇特的民俗。

夜空被礼花点燃了，也点燃了人们的激情，队伍随山路蜿蜒前进。这时，拍胸舞的汉子们上来了，他们头戴草圈，在寒夜中赤裸着上身，他们以有节奏的蹲步并配以奔放自如却又怡然自得地顿足、扭

腰，边歌边舞边一路前进，“啪、啪、啪……”他们拍出了火辣辣的激情，拍热了料峭的春寒，更是把一村人的心拍得热乎乎的。

薯叔背上的大花鼓也敲起来了，咚咚隆隆锵咚锵咚锵，夜游的人们的脚步也跟着一起律动，长长的火龙在古厝的屋檐下游走，檐廊上雕着的花鸟虫兽被火光映得清晰而生动，更生动的是屋檐下那些老太婆，她们脸上清一色的虔诚在火光中看来尤为动人。其次你还会注意到那些骑在爸爸肩膀上的小孩子，手里拿着转不停的风车，好奇地打量着桌上的每一件物事，爸爸则紧紧地握着贴在胸前的两只小脚！

这样走着走着，有时队伍就慢慢落成两截，领头人就会吼几嗓子，后面的人便拼命地往前赶，此时火龙的尾巴便会如真龙一样腾挪闪转，甩来甩去！

记忆中有一次竟起了大雾，但我们还是出发了，到达村北山上的人家时，雾越发地重起来，简直是铺天盖地了，孩子们紧紧地擎着手里的火把，小心地保护着它，以防一阵风把它吹灭了。大家前后相连，互相照应，遇到泥水潭，彼此提醒，碰到乱石堆，便会有几根火把守在此地照明，一直等到队伍全部走完他们才赶上来。天越来越黑，雾越来越重，手中的火把却似乎越来越亮，这时每个人都会把手中的火把擎得紧紧地，像是要去完成一个庄严的

任务似的，爬山过坎，在所不辞。突然拐角处的风把我手中的火把吹灭了，正在惊慌之际，挑着煤油的矮个子伯伯赶了上来，他抬起油桶，倾下身予子为我的竹筒加了油，便有四五个同行把手中的火把伸过来，在空中“挤”出一个“火把围”，“咪”的一声，我的火把又亮了，一瞬间天地开阔了，我的心也“咪”的一声被点亮了，明朗了，温暖了。

爬到御寨岭的时候，雾散了，坐在石阶上可以欣赏远处的火花在空中迸裂的样子，也能看见蜿蜒的火龙沿着山岭“燃”到天上的奇景。

夜已很晚了，守夜的钟声都敲响了我的头发上也结满了水珠，小手冷冰冰的，鞋子上也沾满了泥巴，但没有一个人喊累，也没有一个人提前回去，大家都用手呵着热气，互相鼓着劲，紧紧擎好手中残余的火把，把喜庆与祝福洒满全村的每一个角落。

所有的烟花也在这时一齐鸣放，它们在黑夜的绸幕中以优美的弧线窜上夜空，瞬间绽放，清丽如被洗涤；有的如千万棵树上绽放的花千红，璀璨如被熔化的旭日，一时间，百十道火线，千百场爆响，万千点火星，接连不断此起彼伏，看到此情此景，你的心中一定会冒出一句诗：火树银花不夜天！

夜真的深了，此时山影朦胧，人影憧憧，静谧的溪面映着火把盏盏，一切似幻似真，好一幅月下迎灯图。

红灯笼，挂起来

曾剑青



燃烧的火光像汹涌澎湃的海浪一样，激荡着沉寂已久的心灵，借着红艳艳火焰，人们看见彼此迎春庆元宵时的灿烂笑容。要是你也有点火，我也有点火，将火包在纸团里，使火焰长时间保存，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俗语有云：“纸是包不住火的。”渴望光明的人们却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纸包住了火——灯笼出现了。有了灯笼，生活便有了诗意。即使是神仙，也想拥有灯笼，郭沫若《天上的街市》所描绘的：“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岁月河流里有了灯笼的相伴相植，人生路上不会有寂寞！

徜徉公园，漫步桥边，行走街道，逗留村庄……一串串红灯笼，在树梢、在河畔、在湖边……随风摇曳，姿态万千，圆圆的盈盈笑脸，绯红生辉，熠熠放亮，那是胭脂画出的赤练，粉扑扑、润酥酥，仿佛天上仙女，从苍穹之中盘旋而下，暂时歇息于繁枝绿叶间，绿叶总把红灯来衬托。夜幕下，风情万种，婀娜多姿，千姿百媚。

草坪家族是公园里不可或缺的

主人，从经典诗集里走来，“春风吹又生”“芳草碧连天”“吹绿东风又一年”，这些使者们，先知先觉，笑意浓浓地携家带口，看花灯来了，抬头而望，灯杆高高撑起造型各异的灯笼，宫灯雍容华贵，纱灯精致柔美，吊灯工艺精湛，灯表上人物花鸟栩栩如生，山川河流色泽鲜亮。来来往往的人群中，都是生活在祖国大地上的寻常百姓，他们和遍布大地每一个角落的草儿们一样，欢呼雀跃，迎接新的起点，祝福新的愿景。

水是大地血液，潺潺流淌的岁月，成溪，成湖，成河，成海。今夜，就让那盏盏依偎在你身旁，为你点燃夜的宁静，绽放吉祥之光。江南的春季，暖暖的元宵灯笼映着粼粼的波光。这波光是人们的拼搏之光，是人们敢拼敢赢的灵魂之光，是人们开拓进取的时代之光。

在红灯盏照耀下的波光中，演绎了多少历史的发展；在红灯盏照耀下的波光中，演绎了多少文明的进步；在红灯盏照耀下的波光中，演绎了多少今天的繁荣兴旺。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高高挂起红灯笼，点亮希望与梦想之光。

红灯笼，挂起来，高高挂起来！

舞龙闹元宵

黄仲远

龙是中华民族敬奉的图腾，是吉祥如意的象征，由图腾崇拜意识，后演变为祈求丰收、祈求平安的民俗活动。城市年年花灯年年赏，似乎少了那么一点点乡土味，当我把目光投向家乡，那里依然保留着闽南较为传统的编糊中国龙闹元宵活动。舞龙闹元宵，别有一番乐趣。

达埔镇新溪村一只纸龙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多少个元宵佳节，现在依然记忆深刻。新溪村是个多数姓氏杂居的偏远小山村，村里面有好几个姓氏，以姓黄为人数最多，其他陈、郑、姚、林、蓝是少数姓氏。黄姓人口共有分6个小生产队，每队做头的负责糊六只纸龙，加龙头龙尾，共38节。每节纸龙是在专门木板，用竹篾搭架定型起来的，然后在糊上白纸，在最上面贴上红色的龙纹剪纸，中间部位是用毛笔沾着墨水在白色的纸上并排式画个半圆，当作龙纹，最后在前后端写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等祈福的成语。

最复杂的是龙头、龙尾，要经过好几道手工艺，首先要竹编定型，然后糊上色纸，贴上花边，画上龙的身纹。龙头的眼睛最早是用手电筒，现在改装上LED灯。村里的人们也喜欢用这种方式来闹元宵，都说自己亲手制作的龙更为接地气，更有闹元宵的味道！

一到元宵节晚上，每个生产小队的人负责把自己编糊的纸龙统一扛到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汇合，拼接成一只38节的纸龙，同时还在每一节里边点上蜡烛，夜里整条龙显得更加活灵活现，舞龙的村民也是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演绎着龙腾盛世。

元宵节的爆竹声此起彼伏，春节的喜悦延续到今天，算是另一个高潮！元宵节是村里菩萨巡境的日子，也是一年中最为热闹的佛生日。舞龙活动当属是重头戏。一旦巡境开始村民就开始忙碌起来，每队做头的要安排每家每户出人去帮

忙，有的要举龙节，有的负责扛菩萨……在村里面的会源洞做敬完菩萨，神龙就首先出宫，先上山，到仙亭，再下山到尾桥，到田中祖宇，到中洋，最后才入宫。圈龙是舞龙过程中比较有挑战性的过程，既考验举龙头的，又要讲究拔龙尾的，甩龙珠的技术十分关键，起到引龙作用，关系着神龙能不能舞得好。散龙也十分有学问，弄得不好，会压到其他龙节，由于龙节是用白纸涂的，里面点蜡烛，弄得不好，会碰倒蜡烛，火烧龙节。因而舞龙整个过程环环相扣，相互配合很重要。

当夜幕降临时，在锣鼓的喧天声中，在烟花爆竹的噼啪声中，在大人孩子的喧笑声中，神龙缓缓起舞了……神龙所到之处，人们都蜂拥相迎，到处是烟花所闪过的美丽，那些腾空而起的烟花把夜空装扮得五彩缤纷；到处是鞭炮的噼啪声、锣鼓的喧天声、人们的欢笑声；鼻中所嗅到都是“硝烟”味，空气中到处传递着人们的幸福、兴奋、开心……

舞龙·舞狮

李立仁

中原、闽越、海外，三种文化精华，泉州地区融合，民间艺术成熟，形式丰富多彩，地方特色浓郁，舞龙和舞狮，本地老百姓，都喜闻乐见，早在宋元时，就已经有记载。

舞龙

哟，龙头和龙身，造型颇形象，掌柄擎托着——双角如鹿茸，两眼如虹凸，鼻子似狗翘，嘴巴像牛伸，口角垂长须，鬃毛似狮披，硕大而威严。竹篾扎圆筒，空心十余节，相连成龙骨；红布绘龙鳞，覆盖成龙身……

“家家灯火闹元宵，龙尾龙头接几条；看到如云天路近，比邻仍听风吹管。”舞龙在泉州，方言叫“弄龙”，春节和元宵及盛会庆典，可大显身手？

舞龙队三种：男、女和儿童。龙形象各异，或者是“布龙”，这个最常见；每节点蜡烛，也就称“龙灯”，或者是“火龙”；点燃柱香的，名叫“香火龙”；木板凳连缀，名叫“板凳龙”；稻草捆扎成，相应叫“草龙”……

表演者同心一意，身手矫捷，配合默契，龙头随珠而舞，龙身节节相随。锣鼓、音乐压阵，快慢强弱操控，昂首挺胸活跃，不停蜿蜒游走，演绎套路组合：或者“青龙出海”，或者“腾云驾雾”，或者“龙游鲤城”，或者“龙腾龙门”，或者“龙盘礁石”……

文狮

舞狮在城乡，或迎神赛会，或喜庆盛典，时常可见。可以分为两种：武狮和文狮。前者颇独特，古往今来兴，又叫作“割狮”，或者是“斗狮”。新中国成立，文狮才发展。

锣鼓响彻云霄，铙钹铿锵铿锵，两头“狮子”活跃，披挂带红边黄布，背镶绿色条纹布。各有两人搭配，全身覆盖狮被，下穿宽松狮裤，以及金爪蹄靴，一人撑狮头，一人顶狮尾，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以舞蹈为主，兼糅杂技：狮头舞动，狮身翻腾，铃铛响起，威风凛凛。

嘿，出洞、伸腰、挠痒、舔毛、抖毛、挖耳、舐足、咬灯、打滚、跳跃、跌扑、直立、腾翻、滚绣球、蹲桌子……忽高忽低，忽进忽退，眼睛忽闪忽闪，嘴巴能开能合，伴随鼓点轻重疾徐，抑扬顿挫，忽而翘首仰视，忽而扭头低颌，忽而转身匍匐，忽而摇头摆尾，表演应节合拍。

一人扮武师，戴大头面具，握旋转绣球，上下左右逗。嗨，既单狮戏跃，惟妙惟肖，饶有情趣，又双狮抢球，龙腾虎跃，你争我夺……民间音乐什音，恰到好处伴奏。

割狮

泉州武狮奇，“割狮”独具特色。“割狮”即杀狮，在闽南话中，“割”是“杀”无疑。南少林武术、杂技和舞蹈，均熔于一炉。噢，两人扮一头，都套上“狮衣”，狮威武雄壮，头、尾、眼善动；其他一些人，则扮演武师，穿对襟汉装，窄袖、扎裤脚，腰际束丝带。

刀枪剑戟等，都是真家伙，持握做准备，阵马风樯围，轮番上前斗，实施车轮战；阵阵变队形，再一拥而上，“大打出手”。“狮子”则时而小心翼翼，东奔西蹿；时而来回打滚，养精蓄锐；时而腾空而起，东张西望；时而扭动腰身，鼓吻奋爪……锣鼓、鞭炮声中，动作变化多端，甚至包括特技。嘿，刀光剑影，来势汹汹；吼声阵阵，作困兽斗。风驰雨骤，尘土飞扬，攻心扼吭，击搏挽裂，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清人《西山杂志》，记述“割狮”根由：满人入占泉州，防范反清复明，禁止民间练武。在乾隆年间，泉州少林寺，第三次焚毁。寺僧迫不得已，山村匿迹隐形，改头换面掩护，借助娱乐形式，巧妙传授功夫，教习舞刀弄枪，逐渐演化定型。

